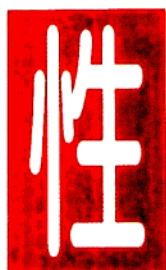


超現實主義大師

喬斯·皮爾◎編

不尋常的 告白



陳蒼多◎

「超現實主義」本身就是個極具吸引力的話題，
因此，超現實主義者大談「性」的問題，
更是饒有趣味。

實用女性學③④

不尋常的性告白

喬斯・皮爾 編
陳蒼多 譯

不尋常的性告白

編者◎ 喬斯·皮爾

譯者◎ 陳蒼多

發行人／王永福

出版者／新雨出版社

三重市重安街102號8樓

(02)9789528·9789529 傳真 9789518

郵撥帳號：11954996 新雨出版社

出版登記／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4063號

印刷者／共同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84年11月初版

定價◎ 190 元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ISBN 957-733-192-0

譯序

陳蒼多

「超現實主義」本身就是一個很吸引人的話題，因此，超現實主義者大談「性」的問題，更是饒有趣味了。我們在本書之中可以看到法國超現實主義大師布雷頓、阿拉貢以及阿陶德等人，對涉及「性」方面的題目幾乎無所不談，包括「性高潮」、「同性戀」、「手淫」、「女妖」、「色魔」、「雞姦」、「暴露狂」、「戀物狂」、「月經」、「人獸交」……等等。當然，關於這一切，有很多專書都談過了，但是，以下這些問題卻是我第一次在文人與藝術家的談話紀錄中接觸到：(1)在教堂中做愛；(2)跟修女做愛；(3)跟屍體做愛；(4)喜歡跛腳女人嗎？(5)做愛後在女人面前沖洗嗎？(6)做愛時彼此咒罵……

最讓我感覺耳目一新的是，布雷頓所提出來的一個問題：「每天跟一個秀色可餐的裸體女人一起吃早餐，她坐在你對面，但你絕對不許碰她」；你對此事的想法如何？

從這些談話中，我發現了有關超現實主義者的兩個訊息，一是，他們幾乎

全都不想生孩子，二是，他們談話的口吻很像男性沙文主義者，除了阿拉貢是例外，他說，「我認為，如果一個人不從『男人與女人在生理之愛中有平等的權利』這個事實出發，那麼生理之愛就沒有什麼可說了。」時值女性主義抬頭的今天，這些問題無疑是有益又有趣的。

目 錄

譯序 3

第一次談話（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七日） 7

第二次談話（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36

第三次談話（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至十四日之間） 63

第四次談話（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 84

第五次談話（一九二八年二月七、十七或二十七日） 108

第六次談話（一九二八年三月三日） 133

第七次談話（一九二八年五月六日） 151

第八次談話（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初）	164
第九次談話（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83
第十次談話（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206
第十一次談話（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215
第十二次談話（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	222
附錄一 調查	217
附錄二 調查	231
附錄三 對脫衣舞的調查	237
附錄四 對於情慾形像的調查	239
附錄五 國際超現實主義畫展介紹	241

第一次談話

男人會在什麼程度上意識到女人的性高潮？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七日

安德烈·布雷頓 (André Breton)

馬克斯·莫利色 (Max Morise)

皮爾·拿維爾 (Pierre Naville)

班哲明·培雷特 (Benjamin Péret)

賈克斯·普雷維 (Jacques Prévert)

雷蒙·昆腦 (Raymond Queneau)

葉維斯·唐古伊 (Yves Tanguy)

皮爾·尤尼克 (Pierre Unik)

布雷頓：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做愛。男人會在什麼程度上意識到女人的性高

潮，唐古伊？

唐古伊：幾乎完全不會意識到。

布雷頓：你有什麼客觀的分辨方法嗎？

唐古伊：有的。

他把方法告訴我們：

布雷頓：昆腦，你認為呢？

昆腦：沒有方法。

布雷頓：普雷維呢？

普雷維：要看是什麼樣的女人。

布雷頓：你有客觀的分辨方法嗎？

普雷維：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布雷頓：什麼方法？

普雷維：（沒有回答。）

布雷頓：培雷特呢？

培雷特：沒有方法。布雷頓呢？

布雷頓：只有主觀的方法；我們能夠信賴它的程度，就像我們能夠信賴對方這

個女人的程度。

培雷特：我同意布雷頓的說法。

昆腦：布雷頓信賴女人到達什麼程度？

布雷頓：我愛她到什麼程度，就信任她到什麼程度。拿維爾，你信賴女人到達

什麼程度？

拿維爾：要看是什麼樣的女人。

布雷頓：就一個特定的女人而言，你能夠確定她是否達到性高潮嗎？

拿維爾：當然能夠。

布雷頓：用什麼方法？

拿維爾：藉助於精神本性所顯示的各種幻象。

莫利色：如果被認出是幻象，它們就不是客觀的徵象。

拿維爾：我不相信客觀的徵象。

布雷頓：一個男人與女人做愛，女人會在什麼程度上意識到男人的性高潮，莫

利色？

莫利色：我完全不知道。

布雷頓：怎麼可能？

莫利色：因為我沒有分辨的方法。

拿維爾：你認為一個人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有什麼分辨方法？

莫利色：只有女人的見證。

布雷頓：尤尼克也持這種見解嗎？

尤尼克：我認為，有些情況並非如此。我認為，女人能夠意識到。

培雷特：什麼時候？

尤尼克：當女人能夠認知到男人舉止的一種改變的時候。

布雷頓：那是完全主觀與無價值的。沒有別的了嗎？

尤尼克：你為何認為，因為它是主觀的，所以就沒有價值？

布雷頓：因為一種客觀的答案可以取代這個答案。

尤尼克：什麼答案？

布雷頓：在大部份的情況中，女人都能確定男人已經達到性高潮。她自己能夠

去發現。在男人完事之後，進行一種多多少少決定性的局部檢視。

培雷特：這確實是唯一的分辨方法。

尤尼克：為何你認為這是女人所能採取的唯一決定性檢驗方法？

布雷頓：因為它是女人所能使用的唯一理性方法。

昆腦：我同意布雷頓的看法。女人只能以這種方式去分辨。

培雷特：唐古伊呢？

唐古伊：普雷維呢？

普雷維：我同意。

布雷頓：拿維爾呢？

拿維爾：女人只能以這種方式去分辨，但是並不能夠經常分辨。

布雷頓：為何不能夠經常分辨？

拿維爾：生理的情況有時會阻礙她，因為她自己也會有性高潮。

布雷頓：只有這個時候嗎？

拿維爾：我現在說不出其他的時候。

昆腦：請說明「因為她自己也會有性高潮」這句話。

拿維爾：這句話是自明之理。

布雷頓：所以拿維爾認為，女人的性高潮以及男人的性高潮如果同時出現，實質上能夠由一個事實顯示出來，即兩人分泌出的精液混合在一起而無法區分？

拿維爾：是的。

培雷特：你自己曾注意到這種混合嗎？

拿維爾：當然，否則的話，我就不會談到這件事了。

布雷頓：要確實分辨是不可能的——除非一個人以一種高度可疑的方式跟女人談。

拿維爾：又怎樣呢？

培雷特：昆腦，你如何想像女人之間的愛？

布雷頓：生理的愛嗎？

培雷特：當然。

昆腦：我想像其中一個女人扮演男人的角色，另一個女人扮演女人的角色

——口交。

培雷特：你有任何有關這方面的直接訊息嗎？

昆腦：沒有。我所說的是取材自文學與想像。我不曾訪問過女同性戀者。

培雷特：你對同性戀有什麼看法？

昆腦：從什麼觀點呢？道德觀點嗎？

培雷特：如果你喜歡的話，就從這個觀點。

昆腦：如果兩個男人彼此相愛，我在道德上不反對他們的生理關係。

布雷頓、培雷特與尤尼克表示抗議

尤尼克：從生理的觀點來看，我認為同性戀跟排泄一樣嘔心；從道德的觀點來看，我譴責它。

普雷維：我贊同昆腦的見解。

昆腦：我明顯看出來，超現實主義者之中對於同性戀有一種不尋常的偏見。

布雷頓：我譴責同性戀者在面對人類的容忍時，在精神和道德方面表現得有所不足，容易轉變成一種體系，癱瘓我所尊敬的每種企業。可是有些例外

——其中一者是沙德(Sade)這個無與倫比的個案，另一者比較令我驚奇，是羅倫(Lorrain)。

拿維爾：你怎麼為這些例外辯護？

布雷頓：就定義而言，對一個像沙德侯爵這樣的人而言，一切都是允許的。在他看來，道德的自由是生死的問題。至於金·羅倫，我欣賞他有相當的勇氣護衛他心目中的真正信念。

莫利色：為何不欣賞教士？

布雷頓：教士是最反對這種道德自由的建立。

培雷特：唐古伊對同性戀的看法怎麼樣？

唐古伊：我接受，但不感興趣。

培雷特：你如何想像兩個男人做愛？此事在你心中激起什麼感覺？

唐古伊：我能夠以每種可能的方式想像它。我感覺到完全的冷漠。

拿維爾：普雷維，你對於男性手淫的看法如何？

普雷維：我不再想及此事了。以前我做此事時，時常想及。

拿維爾：那麼，有一個不適合男性手淫的年紀嗎？

普雷維：沒有這樣的年紀。這是屬於個人情況的問題。此事本身是很可悲的。

拿維爾：此事總是暗示一種不足嗎？

普雷維：對我而言是如此，總是如此。

唐古伊：我的想法完全相反。

拿維爾：男性手淫總是伴隨以女人的影像嗎？

普雷維：幾乎總是如此。

拿維爾：布雷頓對這些見解的看法如何？

布雷頓：這些不是我的見解。男性手淫，就可接受的程度而言，想必伴隨以女人的影像。其中不涉及年紀的因素，其中沒有可悲的成份，它以正當的方
式補償生命的一些可悲的事。

尤尼克：我完全同意這個觀點。但是，男性手淫只可能是一種補償。

昆腦：我不認為男性手淫與補償或安慰有什麼關係。男性手淫本身跟同性戀一樣是絕對正當的。

布雷頓、尤尼克、培雷特：這兩者沒有共同的地方！

培雷特：男性手淫不可能沒有女人的影像。

唐古伊：動物如何呢？

布雷頓：你在說笑！

尤尼克：關於女人的影像，我跟培雷特的看法一樣，但是只限於青春期。

布雷頓：我認為包括青春期之前與之後。

拿維爾：培雷特有過顯然由「女妖」〔色魔〕是一種男性惡魔，乘女人睡覺時佔他們的便宜，而「女妖」則是一種女性惡魔，她會在男人睡覺時引誘他們——譯註〕引起的性高潮嗎？

培雷特：有的。

拿維爾：這種性高潮與現實中的性高潮比較起來如何？

培雷特：美妙多了。

拿維爾：為什麼？

培雷特：很難說明。這是一個事實，但是我無法說明。這種事只發生了兩、三次。

拿維爾：你如何區分「女妖」中的女人影像與「男性手淫」中的女人影像？

培雷特：就像「夢」與「清醒中的想像」之間的區別。

布雷頓：這個答案最曖昧不過了。其中一個差異是：就「男性手淫」而言，男人選擇自己所看到的，對此事確實很挑剔，然而就「女妖」而言，男人並